

美國途徑

威爾基著
閻人俊譯

中外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三月初版

美國的途徑全一冊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譯者	版者	行人	刷者	售處
威爾基	閻人俊	中外出版社	孫伏園	潤華印書館	重慶成都聯營書店

全國各大書店

發行者小言

威爾基先生的「天下一家」，直到去年九月爲止，據發行人西蒙俠斯德的報告，已經銷行到三百萬冊，幾乎世界上的每一種文字都有譯本，地下活動區域的譯印數量還不算在內。本社的中文譯本也已發行到四版，分得了這本時代偉著的一部分光榮。

這一位美國的也是世界的大政治家不幸於去年十月八日去世了。在他去世以前，曾著述一冊「天下一家」的姊妹作「美國的途徑」(An American Program)，現在也由本社譯出，呈獻到讀者的面前了。

「美國的途徑」裏面包含十篇文字，前七篇是作者對於當前的七個重要問題的看法，第八篇是前七篇的總論或縮影，最後兩篇是前七篇中兩個最重要問題的闡述。

讀者最好先讀第八篇，得全書一鳥瞰，再讀前七篇，分疏各問題的內含，然後以第九篇第十篇補充之，則全書精蘊瞭如指掌了。

關於威爾基

威爾基先生出自印第安那州愛爾烏城之望族。其父曾任教師、律師及法官，其母亦曾任教師。爲州中第一位女律師。威氏生於一八九二年二月十八，有三兄弟兩姊妹，均於廣讀書及合理討論之空氣中生長成人。

威氏於十五歲時入印第安那大學，在校中對於傳統觀念頗表反抗。一九一三年畢業後入其父親之律師事務所工作，專替窮人辦理事件。旋在某中學任教歷史一學期，再回大學專攻法律，於一九一六年得法學士學位。一九一七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戰應徵入伍。一九一八年正月與印第安那州露須味之圖書館管理員韋女士結婚。嗣往法國參加戰役，但未及半月戰事告結，時威氏已升爲連長。

威氏歸國後，始在阿克蘭城操律師業，一九二九年赴紐約加入一與南部發展公司有關係之律師事務所，此公司在田納西州有廣大之發電權。羅斯福厲行新政後，將該州與其他六州毗連區中之建設收歸政府辦理，其時威氏已升爲該公司之經理，乃與政府力爭，結果雖歸失敗，但政府償還該公司之投資達七千八百六十萬元，比之原定者超過二千三

百萬。於是威氏之名第一次出現於各大報，成爲全國所注目之人物。

在羅斯福未上台前，威氏原爲民主黨黨員，曾於一九三二年投票推選羅氏爲總統，但一九三六年羅氏再度當選時，威氏卽未投票。一九三八年威氏改隸共和黨籍。一九四〇年該黨預推總統候補人參加競選時，決推威氏出馬。威氏周遊全國，向國人宣布其政見，轟動一時，結果得票爲歷屆共和黨候選總統之冠，計得二千二百三十餘萬票，但羅斯福所得之票竟達二千七百二十餘萬，以致失敗。然威氏之名已婦孺皆知。

一九四二年威氏應羅斯福之請，往非洲前線視察並訪問史達林及蔣委員長，乘巨型飛機繞全球一週，計程凡三萬一千英里，歷時僅四十九日（八月廿六至十月十四）。返國後寫成「天下一家」，銷數在國內達三百萬冊以上，譯成各國文字在各地出版者達數十種，有人譽爲二十世紀以來最爲人傳誦之書。其最大收穫爲使讀者深信：「今後的世界是整個的。」

在一九四四年大選以前，威氏應美國各大報之請，寫成短文七篇，內述七大問題之重要性及其與國內外局勢之影響。嗣將其中要點編爲共和黨政綱，打破歷屆各黨對政綱公布之模稜態度。惜在共和黨初選競爭時敗於杜威之手，因此所寫政綱未被黨員大會所採用。大會閉幕後，威氏將兩黨所宣佈之政綱加以嚴厲批評，在可利亞週報中發表兩文。

是年九月六日威氏患不消化症，入紐約醫院求治，不幸不治於十月八日去世。時適其子在海軍中服役任大西洋護航之責。直至其子奔喪返國後，方於十月十七日安葬。在舉行葬禮時，費蘭治牧師云：「他的墓表即在『整個的世界』中。」「他教我們以全球而不以全國爲念。他使我們的外交政策完全改觀。他對於民主政治的愛護與人民的信念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各報對他的蓋棺論定的頌揚真可謂生榮死哀：

「他是一個勇士也是一個忠友。在任何方面他的領袖道德與才能是無可非議的。他有遠大的目光，不受任何束縛。他認清要點，奮鬥到底。」……是紐約時報的評語。

「將來的史家會稱威氏是美國人中對於此次大戰看得最清楚的一人。在美國未曾參戰以前，誰是友誰是敵，他已瞭如指掌……他亦看清誰是自由之友，誰是自由之敵。他還明白的說出來。這使到許多壞蛋恨他怕他，許多蠢才震驚。不過這是善意，開誠，清廉者的好友。」是巴佛落郵報的話。

「威氏把美國舊有的信念與理想重建起來。他是使兩黨制度復興的主要分子。他使兩黨力量重賴勢均力敵。他使羅斯福與杜威在政綱中所宣布的外交政策幾乎一致。從百萬信徒中他的精神決定了美國在戰爭與和平中的責任。」——波特蘭州報。

「一個哲學家將成爲今後許多年的模楷。他雖失敗，實在是勝利了，因爲他把共和黨」

一個陳舊的政黨變成爲一個近代的。」——聖路易全球報。

『四年』——爾基和其他美國自由派相同：祇不過關心個人的公民自由。可是在他失敗後四年中，歷史上很少有人像他那樣生長起來。他環繞地球一週，發現了許多以前沒有感到的問題，在他的『天下一家』一書中把他的看法說明了……。在他的死的時候，他是美國人中最清楚最有力贊成國際合作和對黑人及其他美國的弱小民族應予以各種公民權利的。威爾基雖生於傳統式的家族，但能超出他的環境，友誼關係，歷史情性而成爲偉大人物，取得大眾的信仰。』——新共和週報。

最近常識雜誌十二月號中曾載費斯先生一文 (Lynus Tischer, Last Talk With Wendell Wilkie, Common Sense, Dec. '44)，內記他和威氏最後一次談話。這是去年八月三十號的事，剛好在他入醫院前一週。威氏對他說：『在一九四三年的春天，我們開始在戰後和平工作方面失敗。』他同意費斯的話：『我們不曾在這方面失敗，直到戰後休養時期已過……我們必須計劃對和平工作十年的奮鬥。像我們這樣年紀的人大可奮鬥到底。』威氏也贊成的說：『許多美國人會參加這神聖的奮鬥。我已注意到這羣人。……我們必須繼續奮鬥。這個奮鬥必須先有一遠大的展望。』這便是威爾基的遺囑！

關於本書的書評介紹

紐約時報在十月廿九號書評欄中對於本書有下列評論。

「作者是開闢第二戰場的主張者，種族平等，對人以恕的創導人。在一九四〇年遠站在一般政客的前面使到他們在一九四四年不敢請他參加大會。……他在這本書裏有些什麼名言？」

他認為「共和黨應當無條件的贊成聯邦政府製定反人丁稅和反毆黑人的法律。」他發現「憲法中並未規定有頭等和二等的公民。」他相信「假如美國繼續對於國內弱小民族——其中最高的是一千三百萬黑人——有所歧視，又焉能冀望世界上許多小國和種族會信我們所主張的真實，來參加為將來和平而召集的國際會議。」

他書中最有價值的一句話是：「我們的主權是拿來應用的而不是拿來囤積的。」他認為「我們的外交政策在今後百年將成為最重要的問題，假如善於解決，美國國內的問題

也就迎刃而解了。』

……
他主張提高工資，有季節性的工作也全年有工資，這樣纔可以增加生產。在戰時如此。平時那有不能如此的？

……
這些話並沒有完全白講——許多已被競選者所採用。他相信「共和黨應有一個外交政策而繼續努力下去，把美國已失去的領導地位重新建立。」

……
有些人看了這本書也許會問：假如他不死，他將如何投票？他當然不會縮回去變成孤立主義者。他也不會參加那些怕事敷衍的一羣來自掘墳墓。他更不會請別人寬恕他，因為他是一個好的美國人。他也許會把一個有病態的政黨起死回生。不論他如何做，他一定做得很善意而為人稱道。這本書變成他的臨終贈言，是如何的可以寶貴。

前言

這本小冊子裏，頭七篇是關於我以為今日最重要問題的短文，全是我在共和民主兩黨舉行大會之前寫成的。很想用作拋磚引玉，鼓勵人們多多討論這些足以影響兩黨競選總統政綱的問題。當然，我對於共和黨的政綱格外關懷。我以為政黨的政綱，有時對某幾件舉保持緘默，或對於某幾件事不憚再三說明，乃是最能表出黨之集體意志的工具。我們選舉領導我們的人，必須先知道他們的宗旨——這種需要，有史以來，當以今日為尤甚。

後來，我把這七篇短文的要點收集在一處，擬成了一個政綱草案；準備倘若有機會的話，我可以在芝加哥（兩黨舉行大會的地點）為了我所抱的這些理想奮鬥。可是這個機會從沒有到臨。

柯里爾（Colliers）雜誌主編人要我把共和黨民主黨決定採用的兩個政綱拿來分析一下，予以批評。起初我看實有點躊躇。因為本既已經成舟，事後批評能有甚麼好處！但

「後來我發現成千萬有頭腦，肯用思想的男子婦女們，對於這兩個政綱是何等失望——我自己亦大爲失望——時，就看出至少關於兩個問題，我可以幫忙喚起輿論，不僅要明白要求總統候選人作明晰的陳述，亦要求副總統候選人，和國會代表候選人作同樣清晰的報告。不再像在芝加哥黨大會中的那樣規避真理，諉卸責任，令人譏笑。這兩個題目就是；我們在國際間的義務，和我們對弱小民族的態度。」

競選愈進入劇烈階段，則開誠布公態度，直向前進的思想之重要性，亦愈爲明顯。僅僅給與我們國際合作的形式，是不夠的。這種形式是海市蜃樓而已。真理給予我們和平的，乃是國與國間的經濟關係。關於更普遍性的世界安全，並附帶使占社會少數的弱者獲得公平待遇的諾言，倘若我們把解釋這種諾言，履行這些諾言的義務放在各個政府手中，則這些諾言永遠不能超越「紙上空言」的階段。

本人深信：一個被喚醒的，有生氣的輿論所能夠發生的影響，在一個民主國家裏，是有估不勝估的價值的。所以我再說一遍：我們應趁着尚未爲晚的現在，要求那些願意作我們領袖的人對這些問題作有意義的申明。將來則繼續當心警備，使我們的良德美意一一實現，而不至中途夭折。

因爲從我們對於國內占少數的弱小公民的態度上，和對國際間義務的態度上，均可看

出我們在國內國外是否真正誠懇，並有無能力與別的國家密切合作，以造成一個和平安全的世界。

威爾基

一九四四年九月廿五日

出自對美國利用憲法以發、自其前土而論其時國家事業的日計、雖不願其獨立更其

第一章、聯邦政府的權限與各州主權

共和黨之成立，原是由於美國人民渴望建立一個強有力的聯邦政府，以糾正「各州主

權論」所帶來的種種使美國分裂削弱的不良影響。但到了一九四四年的現在，這同一共

和黨反要遵循衆意，努力提倡「各州應有主權」的論調，其可說是一件自相矛盾的

事。當共和黨成立之初，我們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來防制美國政治團結的分裂

（註一），今天，我們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來防制美國經濟與社會組織被各

種互不相容的政權及勢力所分化。我們當初需要集中政權，是爲的要幫助美國成爲一個

真正國家。我們現在仍需要集中政權，俾美國能在世界各民族中繼續存在並領導一切。

關於把政權集中在華府這一問題，我們已熱烈辯論過許多次了。每屆大選進行期間，

照例總要把這件事重新提出辯論。遇著美國正與其他國家作戰時，則對此問題辯論尤爲

熱烈。但今次美國朝野對此問題之特別關心並努力參加辯論，與往常不同。造成這現象

的原動力，不是通常的政治調度，亦不是聯邦政府掌握戰時大權而引起的種種脫節；而是起因於一些更遠大重要的事情。

我們目覩現政府行使大權的專橫情形，不禁怒然心憂。全體政府官吏在行使政權上，愈來愈膽子愈大，愈來愈無忌憚；今日左袒這一個經濟結合，忽又左袒另外一羣經濟活動者，極反覆之能事；使許多人和他們的權利，完全聽命於官吏的狂想，理論，喜怒。每一個公民在他自己居住的地方，就有很多證據告訴他：聯邦政府的一般官吏是如何顛倒無能，如何奢華浪費。——這一切失態之處，均使人民對他們大不滿意，而給予反對黨一個極好的把柄，加強其責難辯論的理由。但我們必須認清爭論的焦點是甚麼，和解決的方策何在，不可絲毫含混。

辯難的焦點，並不是各州主權對聯邦政府，這已不再是一個爭點了，祇可算是一個過時的古董而已。

各州確有他們應有的適當職權。在前此二十六位共和黨員州長任內，他們所主持的州政府均能善盡職，不卑不亢，可資我們今日的借鏡。共和黨對於此事，甚可引為一種光榮。

但自從美國採用憲法以後，由於領土的擴展和國家事業的日增，就不斷有建立更有權

力的中央政府之傾向。南北戰爭期間，具有大權的中央政府，算是確立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還，聯邦政府的權力益大。胡佛總統所特派的「最近社會趨勢研究委員會」在一九三三年發出了一篇報告。在這篇報告裏，他們於總述以前三位共和黨總統任期內聯邦政府職權之擴張後，復作結論如左：

「政權漸漸從各州政府轉移到聯邦政府手中，足以證明各州對於應付運輸，交通，商品，勞資關係諸問題，及社會生活，經濟生活之各方面，不能勝任。」此話說得恰當之至。

任何全國性的行政機構，在一個現在工業化，組織複雜的社會裏，都必得運用政治大權。我們不能把美國分作四十八個分立的經濟單位，例如：我們斷不能有四十八種不同的「最低工資法」同時並存於美國；倘若我們想要保護農夫們，不使他們受到戰後農品價格陡降的損害，亦就不能同時有許多種不同的「州政府政策」。凡屬全國性的事情，能給予全國人民同樣影響的各種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祇可由聯邦政府用全國性的規模和辦法去應付。我們的工業愈進步發展，這種問題亦必愈多而愈難解決。同時，當然我們必須走上參與世界活動的路途。我們愈這麼作，就愈會有上述的這種情形發生。因為那時我們將要在許多國家中間生活，工作，經商。而那些國家的人民均曾授給他們的政

府那種代表他們作事的權限。

不是的。我們現在的爭點，並不是「各州主權對聯邦政府權限」問題，而是「政府用行政應遵守法律」的問題。因為我們這現代化工業期中的經濟和社會法規，必須具有全國性規模，然後纔能望其有大力；那末，這些法規的執行，當然必須合乎法規，然後，人民的自由纔可不致被政府剝奪。

解決這問題的辦法，不在削減中央政府的權力，而在設法保證我們以為最好是授給聯邦政府而且是必須授給聯邦政府的那些權力之正當運用。這就是說：政府官吏應當有責任心。亦就是說——這是很重要的——有許多屬於聯邦政府權限以內的問題，儘可讓地方政府代為處理。亦就是說：要有一個法治的政府來替代這反覆無常和任意處理各事，不受任何限制的現政府。有這樣運用大權的聯邦政府，然後每一個公民——無論他是富或貧，是勞工領袖或工廠經理，是有價證券的發行者或賺取工資的人，是農夫或是商人——均會知道自己有甚麼權利，亦會知道萬一有甚麼疑問時，他們是會在法律的保障下，依照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律師所能了解的法規，受到公正無偏的裁判的。

聯邦政府的職權及其正當運用所引起的爭點，均牽涉到人類自由這個問題。這些全是共和黨應當清楚申明，堅持力爭的問題。萬不能再用那已經不合潮流了的「各州主權」

的面具，與那些利用這塊面具來阻礙社會和政治進步的人們，或是與假裝關心各州主權而實在是削弱聯邦政府的權限，使到美國不復能在今日世界上盡其應盡的義務的人們合作呼應。

爲了這些，我們應全力奮鬥，坦白地奮鬥，公開地奮鬥。倘若能夠勝利，我們就可以有一個良好的聯邦政府，對外，有威嚴和力量作我們的代表，成爲我們全民統一意志的一個工具，領導其他國家在經濟上政治上通力合作；對內，則有充分的力量，使我們的經濟活躍，並去除各種不良的現象，同時又保障並擴大公民的自由。

建立一個這樣的政府——是中央集權的，而且是絕對法治的政府——乃是共和黨有黨以來最崇高的理想。